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陳國泰

駢志卷五

明 陳禹謨 撰

丙部上

漢魯共王壞舊宅得古文經傳

河内女子發老屋得易禮尚書

漢書魯共王初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宫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論衡孝景帝時魯共王壊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于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于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按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髙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論衡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按洪容齋云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親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韓嬰與仲舒論

江公與仲舒議

漢書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嬰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意而為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甞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又武帝時瑕丘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

五經笥

後漢書邊韶解弟子嘲云腹便便五經笥　又唐書虞世南云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

五經庫　　九經庫

北史房暉遠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　又舊唐書褚遂良稱谷那律為九經庫

姜肱博通五經

張霸博覽五經

後漢書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

又張霸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并慕之各

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五經無雙許叔重

五經無對有陸乂

後漢書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

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北史陸乂于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

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說經鏗鏗楊子行

解經不窮戴侍中

東觀漢記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

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

僠僠祁聖元

後漢書戴憑為侍中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

中

匡鼎說詩

張文為論

漢書匡衡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絶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按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買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

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絶知者之聽

又張禹善論語詔令授太子論語使魯無卿及始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樂詳幷授五業

楊充精究七經

魏略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并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于遠近

華陽國志楊充少好學求師學古學于扶風馬季長南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七經

易以東矣

吾道東矣

漢書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丁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後漢書鄭玄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及使高業弟子受于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惓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

于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爲弟子都養

漢書兒寛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直諸生監厨

北史刁冲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隷不令代已身自炊爨

帶經而鉏見上

帶經而農

晉書皇甫謐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百日習一經

三年通一經

晉書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

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又戴邈曰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

裴昭明遺子一經

柳世隆遺子一經

南史裴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又柳世隆性清廉唯盛事典墳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焦贛易林

許曼易林

後漢書焦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今焦氏易林即贛所著

又方術傳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漢趙曄著吳越春秋

晉楊方撰吳越春秋

後漢書趙曄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晉書楊方少好學有異才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

方為之延譽諸葛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農壤必成嘉穀循遂稱方於京師後補高梁太守在郡

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章皆行于世

葛洪西京雜記

蕭賁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葛洪自序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録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

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

南史齊宗室蕭賁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

劉向校書于天禄閣

揚雄校書于天禄閣

拾遺記劉向于成帝之末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

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前漢書王莽以符命自立時揚雄校書于天禄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三國遺録魏文帝為閲書觀讀書千卷者登此觀登者六人而已

揚子雲夢鳳凰集玄上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中

西京雜記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

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又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

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

晉書陸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叙其略云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鑒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

蕭琛甚祕漢書

南史蕭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齎一瓠蘆中

謝僑不質班史

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事相傳以為班固真本

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

又謝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荅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受太玄

好太玄

漢書鉅鹿侯芭常從揚雄居受其太玄法言馬雄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

雄死譚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桓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

北史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

鬼之董狐

僧之董狐

晉書干寶為搜神記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酉陽雜俎魏李騫之同泰寺浮屠中傍有執板筆者
僧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

錢神論

錢愚論

晉書魯褒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
之貪鄙乃隱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
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

屈指計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黄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武帝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

千字文

萬字文

梁書髙祖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使周興嗣為文髙祖稱善加賜金帛　又御覽引梁書武帝取鍾王真迹授周興嗣令選不重複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而上鬢髮皆白大被賞

遇後興嗣目疾武帝親為之合藥　又賈氏談録進士周逖

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寳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

呈宰執右相陳希烈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

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

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逡廵不能對

北史秦王俊聞潘徽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

塗令徽於馬上為賦一行賦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

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

曹憲文選音義

公孫文選音義

舊唐書曹憲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于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于代

又公孫羅歴沛王府叅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于代

郭子玄竊向秀莊子注

何法盛竊郗紹中興書

晉書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先是注
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
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
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
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
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
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南史時有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

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于是遂行何書又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偽唐宋齊丘子嵩作張文潛題其後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黄老之所謂道德者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

有子焠掌

孫敬懸頭

荀子有子惡卧而焠掌　齊竟陵王頌云有子剌掌

行修名立　桓範世要論云有子好卧則剌其掌

漢書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

繩繫頭懸屋梁後爲當世大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趙昱歷年不窺園

裴公美經年不出墅

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

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盖三年不窺園

舊唐書裴休字公美童齓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

謝承漢書趙昱就處士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踈希見其面

十五年不窺園

十七年不闚門

後漢書桓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又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

流粟

流麥

鄒子曰朱買臣貧賤之時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

後漢書高鳳好學不休其家曝麥令鳳守雞以竿授其手鳳執竿讀書雨大至不覺執竿如故其妻還見麥流甚以為怒鳳亦不愧晉藝術傳幸靈父母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

袁宏運租誦詩

晉書袁宏父勗臨汝令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荅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高閭送租修刺

北史高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

子送祖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談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祖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廬浩乃改為閭而字馬由是知名

王仲任閱書市肆

徐文遠閱書于肆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宏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買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舊唐書徐文遠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事文遠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

管寧榻穿膝處

蕭藻牀有膝痕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南史蕭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禄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

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
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

不讀謝詩覺口臭

不讀老子覺舌强

談藪梁高祖重陳郡謝元暉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郭子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强

腹笥

肉譜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曽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隋唐嘉話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

書麗

書厨

晉書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意劉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

南史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書倉

經苑

拾遺記曹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又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尅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縳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恱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河洛祕奥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于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賈長頭

范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

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南史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指范

岫也以岫多識前代舊事

皇甫謐書淫

劉孝標書淫

晉書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

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

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

南史劉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進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淫書于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賫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

行秘書

人物志

隋唐嘉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舊唐書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勲貴華戎閥閲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荅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宜改之世南曰昔任彦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日倉曹人物志可矣

暗寫五行志

暗疏列女傳

南史陸倕所讀一編必誦于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脱

舊唐書虞世南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

又蔣乂字德源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遍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强力聞于親黨德宗嘗登凌烟閣見左壁頹剥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録之以問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乂至對曰此聖歴中侍臣圖賛也即于御前口誦

以補其缺不失一字上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奴婢皆讀書

童僕皆呻吟

世說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論衡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應璩善書記

穆之便尺牘

文章叙録應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又吳質别傳質有才學善為書記

沈約宋書劉穆之與朱齡石并便尺牘常于高祖坐與齡石荅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决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禀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并酬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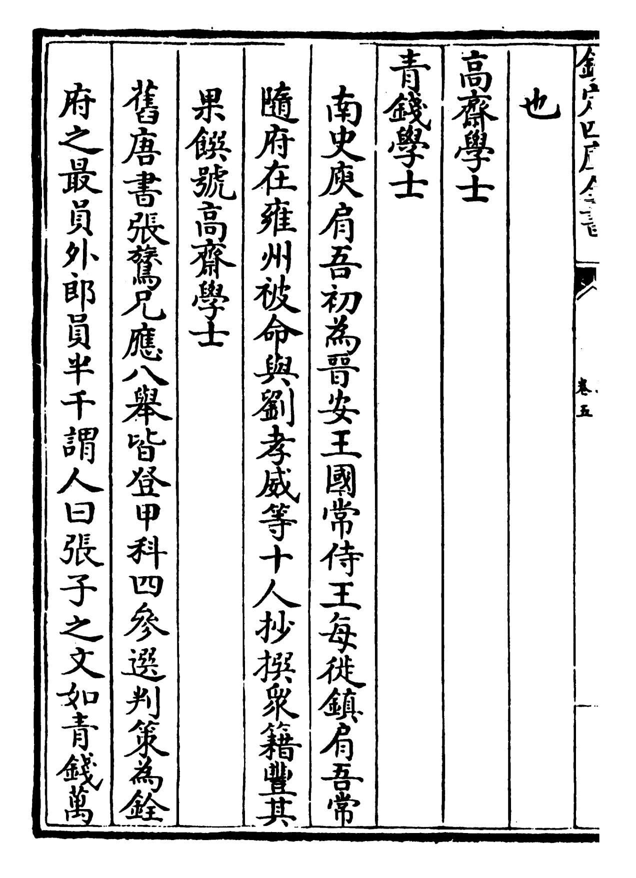
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

郭子玄語如懸河

楊盈川文如懸河

晉書太尉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唐書崔融與張說評王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楊炯盧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前謙



也

高齋學士

青錢學士

南史庾肩吾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餼號高齋學士

舊唐書張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

簡選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為青錢學士

奪席以益戴憑

奪袍以賞之問

謝承後漢書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説經史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通者戴憑遂重坐五十餘席

舊唐書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者賦詩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

高奪虬錦袍以賞之

陸澄并奪舊物

王擒抽掣篳扇

南史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

去

又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盧江何

處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

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摛操筆便

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

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

而趨

一語一縑

一字三縑

南史何遠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評曰先儒學問自不妄語始若何遠庶幾近之矣

唐書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一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

從而酬之　又舊唐書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皆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西番寫記

新羅請記

舊唐書馮定初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

見其所館寫定商山記于屏障其文名馳于戎夷如

此

北夢瑣言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

是歲新羅國起樓厚賫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

鮑照才盡

江淹才盡

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為臨川王義慶所知賞

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

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

南史江淹字文通少以文章著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于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

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又乾臊子

淹夢神人授五色筆識者謂為五臓神

漢高帝大風歌

漢武帝秋風辭

史記高祖擊黥布軍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名故

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

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

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公兄故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也

漢武故事帝行幸河東祀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

與羣臣飲讌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柰老何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之萌乎

周書明帝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宫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清晚菊寒井落疎桐舉杯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禰衡賦鸚鵡

謝莊賦鸚鵡

後漢黃祖長子射與禰衡善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南史宋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辨汾陽之鼎賜黃金十斤

辨曲水之集賜金五十斤

漢書汾陽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名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鼎為周出故名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

業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子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自賜壽王黃金十斤

晉書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

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心水之劒曰今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縁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

相見各賦一物

相見勿為常談

文士傳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

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我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琴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攄大歡悦

晉書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

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　又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

戸牖牆壁各置刀筆

門庭藩溷皆著筆紙

後漢王充好論説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尋思絶慶弔之禮戸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袁崧書曰

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
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乃還
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
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抱朴子曰時人嫌
蔡邕為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而抱數
卷持去蔡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晉書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閑
居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

宫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卭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袁宏益韻一句

張融足賦四句

晉書袁宏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令滔讀北征賦至聞所傳于相傳云獲麟于此野誕靈物以瑞德

奚授體于虞者疢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姓之足傷乃致傷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于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于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云卿思益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絶于余心遡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

南史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

將軍顧愷之愷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孔門如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孔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揚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詩品云陳思王曹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

彩華茂情兼雅怨體具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王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暎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覆醬瓿

覆酒甕

漢書揚雄作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剖小甖也

晉左思欲為三都賦陸機聞之為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

何愧張子房

何如霍去病

宋書孝武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

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虞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

南史梁武帝于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

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詩思不來作鼓吹

用思苦澁求音樂

俗説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

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舊唐書李翰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為文精

密用思苦澁嘗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竭則

奏樂神逸則著文曾撰張廵姚誾等傳兩卷士友稱

之

文宗激賞公權春日詩

文宗獨諷公權夏日詩

舊唐書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悦激賞久之

又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栁公權續曰薫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

楓落吳江冷

風落吳江雪

舊唐書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鄭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甞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

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對擁檝而去　世說常侍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為魏公藏拙

李太白詩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盃

樂天二詩相反

淵明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窓詩不憶西窓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

昌堂蕭蕭北窓竹又題沈子明壁上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

陶淵明詩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又作擬古詩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二意相反

鍾會書善效人

劉超書跡類帝

世語鍾會善效人書于劒閣要鄧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晉書劉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元帝手筆相類乃絶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臨池學書

倚井為書

晉書王羲之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黒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南史齊宗室江夏王鋒好學書幼匿母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

書芭蕉　書樹葉

書柿葉

書法苑釋文陸羽作僧懐素傳曰貧無紙可書常于

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晉書鄭虔好書嘗苦無紙于是慈恩寺貯柹葉數屋

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

北夢瑣言梁李琪唐末以文學榮名仕至御史昭宗

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玢藏跡于荆楚間楊即

泝蜀相盤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

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

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于水中梁

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爵旅渚宫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歐陽詢不擇紙筆

裴行儉不擇筆墨

國史纂異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褚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

貴尚褚喜而退

舊唐書裴行儉工草書唐高宗嘗以絹數百卷令草書文選八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匹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輙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與世南耳所譔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于代

尺牘文字咸為楷範

落簡楷翰人爭摹倣

舊唐書盧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楷

翰人爭摹倣

又歐陽詢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

一字徑尺

一字方丈

南史劉穆之傳武帝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

字一字徑尺無嫌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法死隋東都内慧日道場僧敬脱善正書太筆寫

方丈字天然勁道時號僧傑　又高僧傳云其筆管

粗如臂可長三尺東都門額皆脱所題隨意賦筆更

不修飾

外夷購柳書

高麗重歐書

舊唐書柳公權初學王書遍閲近代筆法體勢勁媚

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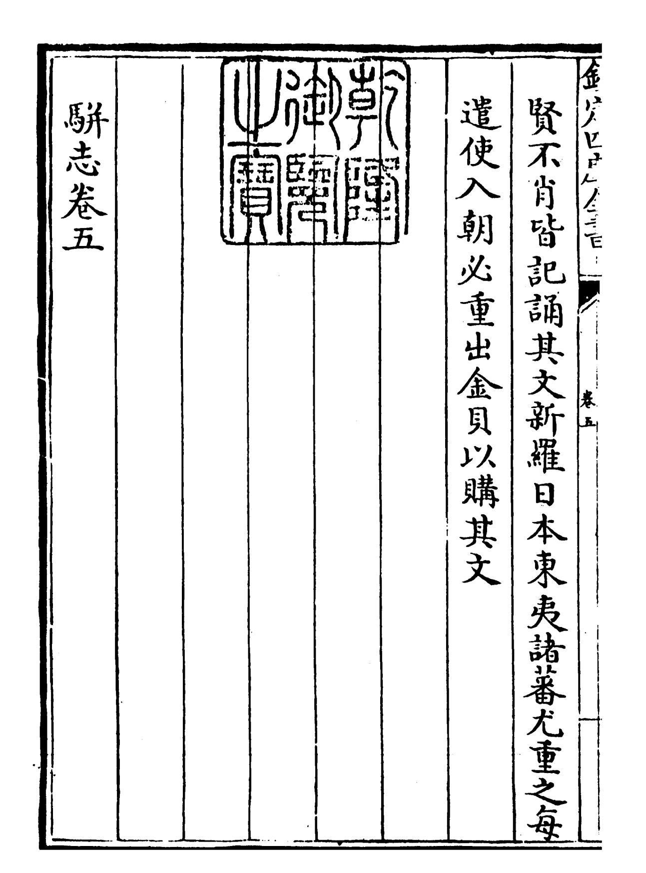
又高麗甚重歐陽詢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

百濟求書

諸蕃購文

南史寧都侯子顯弟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

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
與元常并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
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于
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
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
雲乃為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
吝自外荅餉不書好紙求字者重加賂遺以要酬荅
舊唐書張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是時天下知名無



賢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之每
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

駢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陳國泰

駢志卷十六

明 陳禹謨 撰

丙部下

赦詹辭順晉文原其死

削通言直漢祖赦其誅

國語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埤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

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按詹鄭卿叔詹伯也

漢書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嘆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乃赦之

漆城

毛衣

史記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舊唐書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油衣若為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

中射奪食不死之藥

東方竊飲不死之酒

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

之朔曰酒苟有驗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

孔融嘲魏太祖酒禁

簡雍嘲蜀先主酒禁

張璠漢紀太祖制酒禁而孔融書嘲之太祖外雖寛容而内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

按融集與操書曰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

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酒旨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因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赿及衆人

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令令不絶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令令不禁謙退曾因儒而損令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令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蜀志簡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

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一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伊籍機捷

秦宓文辯

蜀志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

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又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

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荅曰天子姓劉故以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才辯皆此類也

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

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

世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

皓正欲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隣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南史河東王歊之嘗為南康相素輕劉邕後歊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歊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杯酒否歊之因斆孫皓歌答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此豈可使卿有勲

生男於羣官何事

語林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蒙頒賚元帝笑曰此事豈

可使卿有勳邪

北史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加頒賜羣官各有差李

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

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

使卿智不使卿力

謝王瞋不謝王理

南史孫謙梁天監九年以老徵為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

北史宋遊道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

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

南史張融為封溪令從叔永出治渚送之曰似聞朝

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北史元順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何不近比老彭遠求溫子

世說周僕射顗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導初下車隱（隱即藹暎之謂也）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耶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按

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
以蔭映數人
北史李德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甞對高隆之謂
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
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貂抄肉柈
冠觸燭火
南史齊武陵昭王曄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

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

又陸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漱石枕流

枕石漱流

晉書孫楚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漱石以礪其齒

南史顧恊㓜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携内外孫姪游虎丘山恊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恊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

獸微弩强是以發遲

牛駿馭精所以疾耳

晉書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

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

南史劉瑀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為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

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刁韓相嘲

晉中興書刁彝於桓公坐嘲韓博曰是君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歎以為佳

麥竇相嘲

北史麥鐵杖為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

朝會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

未若諸庾翼翼

可謂衆僧虔虔

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庾翼子爰客嘗候孫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荅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南史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甞候孫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楊素以二柳戲二柳

楊素以柳條戲柳調

北史柳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初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

又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柳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摇不須風調歛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外論不爾

外言不爾

晉書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

世說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遜散騎子朗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評曰甚矣哉人之好名也父子昆弟間猶不免操勝心況在敵而名位相軋者乎其猜忌又可勝道哉

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不能免俗爲復爾耳

晉書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北史王思政入據潁州慕容紹宗出討房豹爲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爲所能

郤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

亦復可爾耳

不能不爾耳

晉書王敦時為鴻臚卿謂阮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禄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

又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

是送吏部郎

自餉晉陵令

南史何尚之字彦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

世說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爲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曰高晉陵自荅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蜀志張裔北詣丞相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

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灌夫罵臨汝與程不識耳語

崔咸罰裴度與劉栖楚耳語

漢書灌夫行酒至田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

乃罵賢曰平生毁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曹呫囁耳語

舊唐書京兆尹劉栖楚李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裴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羞與噲為伍

嘆與滔比肩

漢書韓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晉書袁宏與伏滔同在桓温府府中呼為袁伏宏心恥之每嘆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

彭羕呼先主為老革

謝奕呼桓温為老兵

蜀志諸葛亮雖外接待彭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羕為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晉書謝奕嘗逼桓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

温一兵帥媿欽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温不之責

呼崔元欽為癩刺史

叱楊再思為癡宰相

魏書崔暹字元欽為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单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唐書楊再思居宰相十餘年阿匼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甞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黄麻少師桃弓僕射

南史司徒褚彦回送湘州刺史王僧䖍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驚跣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北史郭祚為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宫明帝幼弱祚持一黄𤓰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黄𤓰少師

烏不烏鵲不鵲

驢非驢馬非馬

國策史疾謂楚王曰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可謂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漢書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

憎聲

憎眼

世説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
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又蘇峻時孔羣在横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横塘之憾羣荅曰德
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
猶憎其眼
劉祥比令僕
卞彬比令僕

南史劉祥與王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又卞彬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

宋東海王褘為驢王

魏咸陽王坦為驢王

南史廬陵王褘初封東海王明帝踐祚進封廬陵王初廢帝目褘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改封焉

北史咸陽王禧子坦傲狠凶麤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閭里咸謂生犀

時人號為禿犀

南史陸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為生犀

北夢瑣言杜邠公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時人號為秃角犀

齃奴

齃王

南史前廢帝自以為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常罵帝為齃奴又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

寧馨兒

北史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眞貴種矣

竇喜鵲

劉鵂鶹

舊唐書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諳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

異苑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話若與之言人必遭甿難及身死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欣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荅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須臾火發資畜服翫蕩然於是舉世號爲劉鵂鶹或遇諸途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甚於見鬼

費旭不識其父殷澐颻颻其母

陳思方父於蟲潘岳匹婦於考

顔氏家訓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颻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颻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

又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按禮記仲秋之月蟄蟲坏戶誄稱永蟄是方父於蟲矣又云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悼婦稱手澤是匹婦於考矣

范蠡吠於狗竇

光逸窺於狗竇

劉子范蠡吠於狗竇文種聞而拜之　按文種過范蠡之門蠡於狗洞作狗吠文種曰狗當吠人蠡乃以我為人廻車至其門入內而拜薦為越相

晉書時賢胡母輔之輩閉門酣飲已累日光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呌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

小遺殿上

小遺閤省

漢書東方朔甞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顔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

南史謝幾卿甞於閤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車轄投井

車輪括頸

漢書陳遵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

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每大飲賔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北齊書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黄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

季式曰君自稱黄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
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
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與君是何人
不為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
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
乃俱脱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
内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
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轝并令朝士與季式親

狎者就季武宅讌集

兵師共飲見前

三騶對飲

晉書謝幾卿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與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畢吏部盜樽

裴御史攜觔

晉書畢卓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史臣曰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廻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雕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

北史崔瞻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

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筋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

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嘗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史咸陽郡王坦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兎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舊唐書巢王元吉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齊桓好衣紫

鄒君好長纓

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

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又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

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莅民也

王子陽好車服極為鮮明

辛慶忌好輿馬號為鮮明

漢書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

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

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

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又辛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

號為鮮明唯是為奢

好衣刺文袴

好佩紫羅囊

晉書謝尚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又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

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阮孚好屐

靈運著屐

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
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
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
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
於是勝負始分
南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
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
齒

嗜痂

南史劉邕性嗜瘡痂以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荅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去靈休與何朂書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嗜爪

唐權長孺有嗜人爪癖嘗因遠行狂士將傳聚得數

兩削下爪以進曰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長孺

涎流於吻連撮噉合坐驚異乾𦢍子

屋下陳尸

道上行殯

晉書時張湛好為齋前種松栢人謂湛屋下陳尸

又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道上行殯

自為壽藏

自為墓誌

後漢趙岐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賔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讃頌

舊唐書傳奕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

王孫贏葬

沐並即㸃

漢書楊王孫學黄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

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魏志注沐並處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又敕豫掘埳戒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脯酒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按並之言曰夫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壽為欺魄夭為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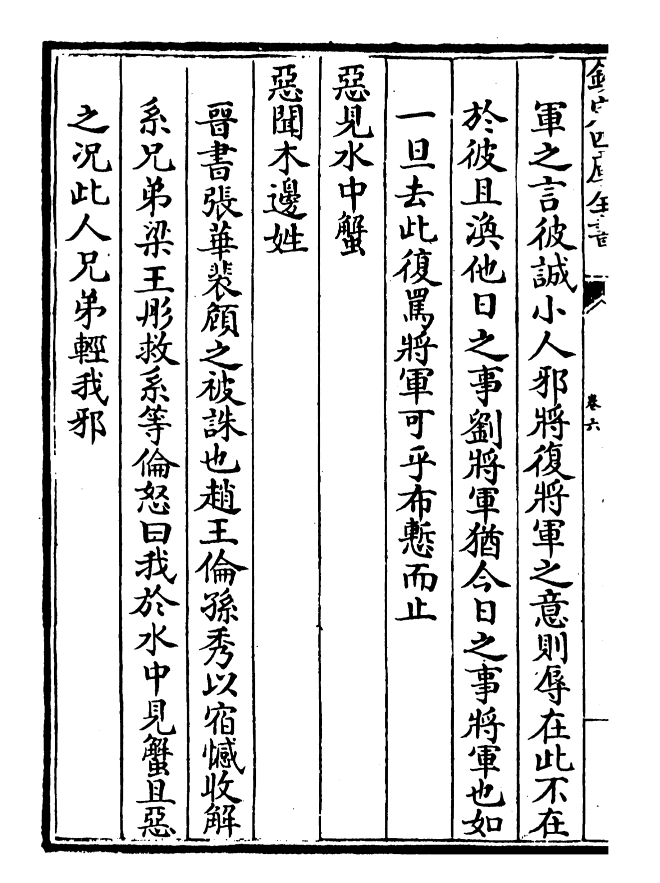
衣裳為纆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内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貍之齒乎哉吾茍得獲没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

漢高使鄭君名籍

呂布使袁渙詈備

漢書鄭當時字莊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魏志呂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袁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



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駡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惡見水中蟹

惡聞木邊姓

晉書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憾收解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

又右將軍桓伊嘗詣忠敬王導導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導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評曰有餘愛者愛及屋上烏有餘惡者惡及水中蟹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傳曰好惡以其類者鮮矣良然

為草人而射之

為草人而訊之

北史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曰草人擬聖躬也

又齊安德王延宗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

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典略曹操殺楊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蜀志先主殺張裕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南史袁淑詩云種蘭忌當門懐璧莫向楚

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灌夫罵坐

曹眞罵坐

漢書田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竇嬰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

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駡賢曰平生毁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曹呫囁耳語

吳質别傳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吳質召優使説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

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劒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吳質吞爾不摇喉咀爾不摇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劒斬地遂便罷也

拔劍息風

拔劍斫水

謝承後漢書陳茂嘗為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

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神風即止息

又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子胥風息得濟　續漢書建初中張禹拜揚州刺史嘗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王述擲鷄子

王思逐蠅子

晉書王述性急為累甞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復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苛吏傳王思正始中為司農性急甞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踏壞之

温造與李中書相逢曳去引馬

温造與崔知誥相逢捉其從人

舊唐書温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廻避温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胷臆曽無畏忌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縁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

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即祗揖而過其參從人各隨本官之後少相僻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

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指鹿為馬束蒲為脯

以青為黑以黑為黃

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故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張銑註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

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曰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

之故崔琦對梁兾曰將使玄黄改色馬鹿易形乎按此是趙高之詐又不第指鹿一事矣

書帛置魚腹

書帛係烏頸

漢書陳勝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北史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王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

者亦拜官爵

闕下有寶氣

牛腹有奇書

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

又武帝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宫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隠之

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

仙者非有求主主者求之

郊祀志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羡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

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廼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廼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又上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

者求之其道非少寛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宫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二桃殺三士

盃酒殺三人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劾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

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劒而起公孫接田開疆皆反

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南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張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

纉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纉一盃酒殺吴氏三人

子胥紿邊候

張丑紿境吏

韓非子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國策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

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放之

客為雞鳴出關

丹為雞鳴出關

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

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
發傳出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逌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
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
睨其旁有馬暫騰上得脫
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史記李廣為胡騎所得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
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

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北史李弼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為所獲陽隕絕於地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以寶鞭示追騎

以金帶投追騎

晉書明帝微行至湖陰王敦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

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舊唐書王世充作難皇甫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為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為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

吳公子光詳為足疾

侯莫陳悅詐云腹痛

史記吳世家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為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殺王僚索隱曰詳音陽

北史侯莫陳悅說賀拔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

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

叔展呼山鞠窮

欽明乞醬梁墨

左傳楚師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杜預註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將病無社意解

欲入井放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巳出溺爲
拯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

舊唐書許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
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内有美醬乞二
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鋌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
惟有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
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

多請田宅以自堅

大受金賄以自穢

史記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怚音麁徐廣曰怚一作麤

北史梁睿初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

虜中吾指

虜中吾足

漢書高帝數項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南史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楊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葢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

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

量沙散米

聚土覆米

南史檀道濟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又載記晉龍驤將軍胡彬為苻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

北史賀若敦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陳將侯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為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　又晉書祖逖以囊盛土如米狀使千人運之

詐服魏人衣若叛投關西者

偽為周文書若從外送來者

北史韓雄為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

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

又楊檦至建州東魏衆漸盛檦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判遂偽為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抄掠擬

供軍費欄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

莊生請赦以除星變

一行請赦以禳星變

史記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

乃遣少弟是吾不肖當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

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
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
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
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
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
今為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
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
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

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注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内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

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

酉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

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曰如何情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

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

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公孫弘上前背約

趙退翁上前背約

漢書公孫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弘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

舊唐書趙憬字退翁與陸贄同知政事時延齡姦詐
恣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奏
對贄極言延齡姦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
形於顏色憬黙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當國
矣

含辛為淚

應聲便號

載記慕容熙后苻氏死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

素服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

南史劉德願為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